# 樓山堂集

# 樓山堂遺文卷之五

貴池吳應箕著

## 與汪督袁臨侯書

不肖應箕竊在下風之日久矣昨歲明公之受事也適在秋事會獵之期不肖時方避客山居未一仰溷千旄自攄忠腹迄今悵憾今因左兵東下南中一日數驚而又實無一備公卿雖多事權不一且大度者寔少即有忠言至計誰爲聽之則亦誰能行之適聞明公駐師江口此固許歷効忠之會而鄧尉進計之時也不肖請一昂首論列之可乎今之論者曰左未嘗叛奈何激之使叛且未能制左之

命設用兵萬幾使國家多一賊則各將誰歸夫不能制左
之命而遽議用兵誠爲非計但謂左未必叛而示以覊縻
欲使之復爲我用是眞遺養時賊而江南之禍恐不可言
矣夫左節不移師武昌不縱兵擄掠而荆襄承德破矣撫
按死矣今顯陵焚矣其罪已在不赦況逍遙渡江自武昌
而九江自九江而池州一路盡掠千里爲墟奪船三四千
凡鹽船官船糧船貨船無一得免者然則諸關之稅其將
問諸水濱矣節敝邑漕糧搶去一萬五千則他可知敝府
一府之官皆奪而據之則他又可知而江楚漕糧則亦付
之雀鼠矣至於兵到之處上自湖口下至繁昌巨鎮

大族窮鄉僻戶無不遭其焚遭其擄遭其淫遭其殺慘毒較諸賊尤爲過之于此而曰左猶可原也是欲王朴賀人龍宗命于地下于此而曰左尚可用是必使穀城之事行見江南矣有是理哉且左誠公然名叛則我亦知所以應之最可患者其事甚于作逆而又陽以忠義自許徒使無識之公卿受其惶惑而苟且之當事倖爲粗安且有見其撤囘蕪湖之賊衆便侈爲歸放之大功嗚呼言至于此眞可痛哭矣不肖觀左師自避闖之後屍居餘氣不足畏矣即其巢謀不軌亦嘗以三策料之其擁兵九江橫截江路使京陵不知所以應者上也直趨淮揚使南北分當若救

者爲次若徘徊池太介于叛不叛之間而其兵狃于掠擄水陸不相照應此爲下策矣又以三策自料左馬兵不過三千渡江以來皆已疲竭又擄舟而處不習水勢人雖衆囂而忿散可以一炬而盡此上計也以我之兵力恐喝使不得不聽吾命然後畫廬江而處之藉其精兵共圖獻逆而使其老弱屯田此爲中策置池州于度外甘詞厚幣以冀倖其還楚而不爲善後之慮此豈下策爲無策矣雖然能使左之唯我處置乎不能也我雖不能制彼而彼已自居下策此時而用吾中策以明公之威望加以將勇兵強始以愚彼或勉強暫聽然其衆號十餘萬耳目前亦安得

此無礙之餉以養不可保之亂卒平明公誠從社稷起見
春秋出疆之義專之可也一面拜疏暴其罪惡一面部署
如愚所謂上策者出其不意使迅雷不及掩耳一鼓滅之
則可以撫潰卒以成一旅是役也上以張天討而下以保
江南遠以寒賊胆而近以除民害雖往者六王之功不烈
于此矣若出愚中策政恐費他日躊躕耳非不肖以左帥
情形達之敝鄉太宰及當路同社諸君欲其主持　廟算
陽以殺賊自贖羈左帥而陰以出奇制勝厲之明公且謂
言非明公不能辦此度諸公未有不以愚見爲然者也伏
爲裁制幸甚

侯叔岱序

天下之交不過數方方不過數人方則有非邑之異人則有後先之殊要有其人焉而方以重有其方焉而天下以傳然所謂方與人者蓋合疆域時代而統言之也非其一邑一家之謂也而亦有其一邑一家者則河南之有商丘商丘之有侯氏非乎商丘特一方中之方耳而其人與于一時且起于同產者吾所知有吳焉有徐焉有張焉有劉焉有常焉之數家者非高籍咸之聲即著機雲之譽斯已異矣而莫盛于侯氏予與侯氏諸子之交也自朝宗始常欲因朝宗以識諸子于是使之私爲昂貝卿若思之溫毅

長乘之淵渾伴衡之精密而所稱才鋒神儁者謂無叔岱若也余集與諸子交則所言如析左券至其懷大志負遠略踔厲駿發嵗欲一當斯世者則所見似爲過之使此數子者遠在異代哉散在天下猶將鷹揚虎視使人歎美其方追遡其人而生乎同時且近在一邑又聚于一家以云盛事豈不信哉今叔岱刻其文使余序之夫侯氏之文見而天下久矣而要未有深知其人者余因文而知其人又因人而序其文使讀者如其踔厲駿發欲一當斯世者即文中已可彷彿遇之則叔岱猶是侯氏中之一人也而孰知予所謂天下不過數人者叔岱即其一也哉

陳殿贊序

時文小道也而深小道乎言功令則主制也論旨趣則聖蘊也而竭天下之才智以從事于此則成一風會焉是故人心之邪正世道之治亂不盡見于此而往往驗于此今天下困于二患師無紀律勇于掠而怯于戰名爲兵實賊也官無氣節奔北不恤降屈不恥而伏節死義者百無一二名爲士亦實賊也嗚呼此待今日知之乎予蓋讀數年以來之文而傷之矣割裂經史之義引六朝五代靡雜之詞名爲文亦實賊也如此者又往往得氣去繇其所生心者以推究其害故無紀律者皆無法度者漸積之餘而無

氣節者即無理義者齒莽之効也以是而言今日之文豈小變哉而吾黨之士憂之者不能數人又皆數奇伏處不能有所乘藉以肆其維挽之力今年讀陳殿贊之文而異之其為文抒導性靈而無不根極于理要驟馳古今而未嘗踰越于法矩殿贊曰吾于文不敢為誣經昧制者而已矣假殿贊得氣去必將以其治已者治人使文章一道收摧陷廓清之功而余所謂名為文其實賊者其害亦當少已乎夫余也則終不能有所乘藉以肆其維挽之力者也然而治亂邪正在已驗之于文則舍殿贊曷望焉

與中丞程公世昌書

不肖於中元日先約劉生以兼言而隨爲鄭太守呼去意欲拉不肖共棹江干覩一祖別乃此老談日夜不得休此間干旄於廿六日東指不肖星馳至敝邑而瞻首已不可及矣遙望江流但有悵悵卽當拜慶轅門而幕府初開百務待理且明公以千秋相視則安知不以疎節取重也不肖竊觀今日事勢本輕而末重任少而議多且諸鎮寸功未竪而封號過崇陳請紛然而糾駁不及其敢于如此以各方督撫之無重兵而自處于莫可誰何之勢耳覩此輩舉動豈能北伐成功以明公之偉識壯猷爲時召虎當廟

堂之方鄉乘民心之淚歸地勢既便展布有資必念今日所爲蘇復所爲雪恥者他余過爲之盡也而我則實有其事庶江東可以立國而亦不負天下所以有我與我所以期待之意夫劇孟匹夫隱若敵國睢陽一郡繫世安危況今日明公之據所資哉舟師不過防江之用而江南步卒無過徽寧夫馳萬里之滇黔募饑疲之客卒眞謂所期非所用而近在左右者乃無有言及亦可慨也昔澤潞亢爲弱卒自李抱眞練之而步兵爲天下冠況兩郡之民奮捷善鬬即未練而已爲天下先乎不肯嘗游學三方習知其性情兼知其豪傑行當爲明公一一陳之且善用兵者暴

其所長則敝　之馬力者必步兵也此恐非徒讀父書者所能識耳而所用之將必盡絕竿牘識子儀于士伍拔武穆于行陣庶將來可以得其死力如此而諸鎮跋扈之氣可以少殺刂將來成中興大業者非明公其誰且不肖覩今之時變其可憂不在寇而在　又不在外而在中則安得謂桓玄王敦無其人而蘇峻孫秀之不旁出其變如此而我服登舟中流擊楫亦非不豫為之規而可以倉猝應變者也則明公又將誰讓乎如曰吾已建威消萌必無此患然人為樞相則蕪湖一鎮亦自是與國家相終始矣不肖覩明公布置無事不在人先而偶舉一事概盡其狂

知高凌之所不棄也嚴別駕清識敏才亦一時僅有而受知宛凌即明公左右間得此應手者誠一以爲快倘鄭帥水師歸于戲下監軍一席允其選矣鄭先生凌誥數端託不肖親致之中秋時趨侍台堦可以一吐蓄積無任惶悚

北江四子序

北江四子者和州曾孺發戴敬夫全椒金天騶江浦徐道潔所合刻之稿也曰北江者方同也四子者志一也集成余得而序之先是癸酉孺發即與余接因示同里戴敬夫所著作余于是始知有二子以爲一州之中再見子敬公瑾焉洎與天騶交天騶即天樞侍御之難弟也侍御大節聞天下而有弟齊聲則天騶可知矣道潔求友于白下喜與余雅余亦樂道之而四子者敦本務實不急表暴即以文見稱非其好也然四子之文又烏可以不見稱乎哉吾聞之脉望經云天地之氣趨于東南文章泰盛此是天地

一病而歷下有言吳越之間詩書藏于闤闠超乘而上是爲難耳故余于東南之士則以文勝爲憂然亦不盡許其文于大江以北則喜其有直質而無流必夫文者生乎質者也以四子不急表暴之必爲文故魯之文也渾戴之文也縠金之文也端徐之文也潔其塤篪吹也則志一其豈沛起也則方同北江之文繇是爲天下望也又何疑哉夫今之兵燹交困民人流徙失業如江之北者地利盡矣四子生乎其地亦何樂以文見推卽吾之知四子不盡以文也夫然而稱四子之文有以也

答馮太僕書

妙倩去卒卒未奉一書已曾孺發索字呈候中間頗有感歎昌黎羨一飽而李翺以天下爲憂後乃有醉翁知之笑之若今之醉翁其知不肖者又不在易世矣言之當供一噱近閱邸報銓憲踴躋于賂章揆地踉蹌于私敗鹽差來阿內之糾督師蒙踰期之　諭而黍誦經者出于郎署攻件食者半自新省即此機兆似可大來而郭海一杖足令敷天喪氣不肖謂我儕直當焚其筆硯而來教若曰得于官閒夫置先生于閒未聞夷吾可以偃息啚霸即使先生不閒亦不知天下事當如何始訖耳不肖因上粟不給勉

事丹黃意其脩脯差足濟事而各方敝匕商賈畧足紙貴
國門事恐不可復得蕃救死不贍奚暇禮義其固然無足
怪矣緣是遂不敢至吳中而吳中之亂又相尋未已逡廵
白門頋抵觸亦可笑矣李鶯必詩文讀之駭異楚風雄哉
無踰此君謹如命僭爲序其文呈教後幸付之其文亦代
評數首緣有冗俗未能卒業耳時方爲較讐所涸擬于是
月必陪杖履于瑯琊之麓孟嘉佳事已不及追若命爲記
序之文以發揚其盛事則不肖固未敢讓但貯一蕉葉酒
待之足矣𢘥啟依切統惟慈照

上龔孜臺書

生聞古豪傑之士凡欲有所建立者莫不先有可見之言或言之于天子之庭或言之于公卿執政以下逮郡邑守土之官蓋其事權不屬不能有所展布而于當世政治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又不忍嘿嘿而鬱之于胸于是起而發憤削牘而上書雖未能必上之聽舍何如及所言之果能行與否要之其敢言之氣寧使斥而不用决不甘嘿而不言亦其素所蓄積者有如是也生愚下無知安敢自附豪傑但自讀書識事以來亦嘗于當世之故有所用意揣摩矣今 聖天子在上求治之心甚亟綜覈名寔虛已受言

凡在朝之士有所指陳時事者任匕朝奏疏而夕報行生恨資會不偶無尺寸之藉得以天下之事盡言之　闕下于是退而隱處又有所不甘遂先以郡縣利弊生所目擊而熟籌者列爲條項久欲上書言之當事恐其以常情見疑又中所載衙門等事多有格碍恐亦當事者所忌諱而不樂聽今惟明公以　天子倚重之臣代巡茲地自持斧以來蕩滌振刷爲前此僅見則生所條列之事政足爲今日澄清之一助生何憚而不言乎生自天啟丙寅冬月爲舍親王乾純授館親至汝寧所過真陽息縣光州諸處見其田畝荒蕪差賦煩苛胥徒横恣生據耳目所及未嘗不

爲之流涕慨歎私謂天下之居官者其奉職無狀多此類也比至汝陽則所見如隔霄夏始得聞明公當日之善政殊悉于是竊高下風而願爲之編氓者有日矣去歲一聞延方之命生舉首加額重爲六郡有更生之幸故敢不避罪戾效此區區之末議生自爲諸生十有餘年矣所遇六七宗師試輒冠其儕伍雖郡國頗共聞名然非公不至郤可識面者亦少伏惟明公鑒其言事之心無他所言之事有據委懷下察賜與施行以不負生所蓄積敢言之心幸甚

## 庚辰房牘序

庚辰會試房稿出東南操觚之士幸有選書予不佞其一也書既成爲文序之其言曰庚辰者今　皇上龍飛之第五科也試卽五科言之則文章豈不關世風哉往在天啟乙丑間海内鼎沸讀當時之文亦蒙昧雜亂令人惶惑作者或不自知其然乚不可謂非作者過也自皇上躬滌日月繇戊辰至於今日經術之言間有與者則世道昌明此亦其驗矣嗚呼文章風會之相繫詎不信哉毋何士之治經術者以爲直用經語非也宏有以樽節其際于是抗談先輩先輩者嘉隆以上有聲舉業之人抑又以爲經術之

言貴博而通之務在緣飾古人之文以爲文古文者左史以來之諸書也斯二者豈盡謬歟淺陋而才弱智竭之士拘守訓義其文畧存間架耳亦曰吾先輩也先輩也好古文者恥之益爲馳騖至於勦襲衰朝之駢詞用後代不經事以割裂經傳大義且盡棄制舉之法爲之亦曰古文古文然則即三者相提而論此其罪過于妄談先輩者遠甚夫予則嘗斷是獄矣嚮使先輩居今之日豈不知文章與時變易而顧踽踽凉于無所損益之言執是說以告天下豈不足服才人學子之心則使之跳而逐焉冀以古文駕其勝而不知已自陷于離經畔道之科實皆言先輩者激之

也故二者之失均也幸其失今既昭然于天下矣彼貌先輩者豈不自顧索然即號爲能用古者輿盡悲來塗抹可厭則不得不還尋面目此亦自然之勢也故爲是二者者度其皆有悔心焉語曰乘其悔而折之則易爲力則今之選者事矣夫選已効人之文所以使後者之不貿于所趨也吾斷然以爲前二者之過而壹創吝其弊以求其言之有合于道而止豈有他哉既以屆首制科則空人人有進風之責即無論天啟間事同學一經術之言而流失若此此又安所望于經術之外哉故觀者循吾選之之意以治文而文章世風之相繫是在爲文者歟是在選文者歟此

亦可潑思而得之矣

## 賓王集序

賓王集者集今年南京科舉士之文而梓之也今天下蓋多疑科舉不可得士予是數年以來數易制而士愈不可矜得然則設多端以貿其趣者徒爲科舉士坐作聲價耳科舉曷可易哉吳子曰士之進取者誠舍科舉無繇矣亦有從科舉所繇進者思之乎其始不過倖而倘獲焉之文耳後此而三事而九列而蔭序試還念焉其文何文也即不幸不獲然前此而優免矣廩食矣有司具資而設祖矣又還念焉其文何文也以無用之文無論得不得皆以糜國家惝稸寀如此士柰何以文自矜哉雖然舍科舉無繇

進矣非文即從科舉進無繇故士今日所可退以自考者猶文也傳曰進以正可以正邦文者固今日所爲進也士誠于其文焉謹之則不負科舉者皆繇此之焉者也故集曰賓王者爲科舉之士之文張之也然其邪其正夫亦可因是而有所感矣已卯七月

易會序

易之存也以卜筮易以卜筮存而易之亡也久矣宋儒爲註疏以明理本朝爲制義以取士夫然而易之不亡也庸愈於卜筮乎夫卜筮者聖人假以前民非易遂爲卜筮之書故爲京房焦貢之說則無易非易眞亡于卜筮也制義者亦聖人假以取士恐士不通經不能適用不明註疏不能通經不軌以制義之文而士且薄註疏爲不必習而經亦不得通故易者不可謂制義之書然因制義以通註疏因明註疏爲制義而後易之學不廢則即謂存易于制義可也何也極天下之數者不過于理窮天下之理者莫辨于

文制義者文之極則也以文範理以理準數而四聖人畫不能不卦卦不能不辭亦猶之是而已矣則卜筮之用與制舉之用孰存孰亾世必有能辨之者矣今世古學日荒文體愈降不獨易然獨易爲甚三十年中號爲專家之學者卒不可一二覯中牘則東西塗塞而已以此爲自獻之言天下事亦畧可知矣奚啻繫一經之存亾哉余也閱焉用取歷科取士之牘次第詮之登其雅正置其支離蓋于一經之文求不叛于制科者以庶幾見古聖人作易之大指則謂易以制義存者此存易于制義之意也夫易之亾也久矣余以理存之則以註疏存之以註疏存之則使制義存之制義

無可存而强使存于闇中之牘又安詡余選之足以存夫余也鄙其詡易之存也則以是焉而已

## 梅斐伯序

予從白下至廣陵返棹時與梅無華水部遇于瓜步酌酒道故而其長公斐伯在坐予見其言不盡傾而意若自下心異之已而斐伯顧予京邸出其文相質葢以予爲可與語文者也夫予則安知文哉吾請即以宣之士言之可乎宣之友有沈眉生者與予交三十年如一日其始交也以文而寔不徒以文又有鑣自我者與予交一日而有千秋之契其始交也亦以文而寔不盡以文然則微予不知文即文亦豈予所急哉夫當斐伯之言不盡傾意若自下時予已心儀之文字之外若夫本無所底而逐聲競譽以自

詎能文也此非斐伯之所期而亦豈所以質予之意哉斐伯曰予言文而有不以文者是予志也雖然文亦烏可已乎吾其以予言還質于宣之兩先生

潘蜀藻序

潘生蜀藻一日以文質余余讀而歎之以爲未易才也生請曰江也何敢言文然寔有不能已于文者矣予謂命之爲文者率多本無有是而是其附焉者故馳逐汎濫皆從其附者而甚末幾本無是者見而附者舉索然盡耳若生有不能已于文者則推究其自出而文其末焉者矣夫以生之才何所不可而猶有末焉其文之思此其文亦安有不工者哉予讀生詩有家世薄安仁之句嗚呼推此志也生雖未焉其文可矣

與王乾純書

今天下制科運衰冠蓋禍薄兩年之間死法死敵者以千百數計思老先生抽簪之早林居之樂無論視彼當途者腐鼠不啻即如不肖老大名場奔走擾攘仰慕高風亦應飛鳥之笑畢噬矣但聞老先生以土木勞神終年拮据家事似與頤養之理稍悖或老先生以木頭竹屑作衛武之金玉圭錫有非淺識小學所可測者未可知也然鄙言亦非無味者應當發老先生一大噱耳專擬數日間奉過尊府請領教誨以終歲在外一切家務俱爲廢棄不得不一料理此月之杪定當趨侍作一夜談論耳不肖决志入雍

以爲又山之退步著述事未敢讓人也昨刻小集亦前此僕亦不自知其可棄也今且作清夜一覽然中有抵諱犯忌之言此亦不肯天性如是亦學問如是本鄉先達如老先生相知者有幾亦皆知不肯屈屈立言之志也憑頫不盡欲宣

# 樓山堂遺文三續卷之六

貴池吳應箕著

## 三上鄭太守書

箕流落一生志氣未沒從前同輩半已遁跡今皆化爲烟埃行若狗彘安知天不留箕以有待哉且生平師服惟一先生此事原當先生倡而　應箕和但處時地先生有不能輕發者不若箕之拚棄身家即不濟亦可愧天下之衣冠反顏從　者耳昨承嚴訓審機度勢透暢軍機而不知池之抗順皆士大夫爲之　寇不足畏也今金督撫照應應箕如同一體已遣祁兵一千與箕合營並率縣兵四千過

羊棧岩且逕拔巳復饒 金覆而 巳過信州先生
試看征詔乃親筆者世有如此 而不中 者哉先生
嘗爲舊路歡呼且可嘗病中七發也皆撫巳題 箕兼理池
太道事其意謂 箕足當一面者又引 詔書謂 箕恢復建
東二邑非差官賚 詔手書諄切使郎取二邑之額以足
軍糈 箕侯安頓祁兵郎往貴邑然一切秉命先生幸爲之
倡率曉諭四鄉則 箕更荷覆露矣 箕郎欲遣某某奉迎行
在先生賀表郎使之賚爲至便也幸一一遥示爲禱禱禱
非遑言不能悉

與劉與炎札

僕生平懷抱不得一吐今彼家舉事始副本懷然此後事勢蝟冗門下當來助我意欲弛下後出征然後奉迎耳尊翁子房長源定優爲之若皋羽所爲此朱命已絕之時非可倣于今時也幸門下爲勸駕 僕特立一營日中 復營詰早攻西門幸豁之他容嗣布

與李孟通札

與羣心盡奮獨池半化爲大洋艮可浩歎 僕已爲撫臺題授監軍道今暫于白洋屯扎以俟檄兵合勦是以暫還不知訛言又當何如也 僕與彼家舉事决不與 共歎

日月而士馬亦漸精強此千載一時足下速來從我亦可
自奮也大丈夫不可為流言所惑來郎于明早甚好當帶
馬疋家丁相隨也

寄家人札 乙酉七月

我生平志氣你們自知必要盡洗　　　復還　　　幾不
負三寸弁之名你們聽言驚恐大丈夫寧死忠義況不死
乎封侯拜相亦在人為之耳

寄族父老札 乙酉十月

夫盡忠而妻死節夫何憾乎但恐鄉里為不安耳死者為
我收斂生者煩為我安頓我此身已置之度外矣

又與族衆札 乙酉十月十五日

妻烈投崖女紡棄路村隨將士甘心同死慘動天地忠義之事何不可爲于吾心一無所悔惟是死者代爲殯殮生者代爲收恤之一女二犬大家着眼我誓死報國身後事惟諸君爲我表彰之

祭黃侍中先生文

惟神扶輿降英川嶽挺傑聖代殊科與劉酷節夙昔有褎厲彼死闕念逢其遒如磐取折佽佽虎拜借也幾哲剖服江湍從容頃刻何以信之閶門尾屑砍碎飛魂橋頭貞魄人亦有言既忠且烈爲睢陽頭爲侍中血爲吉水帶爲索山舌豈無陳王亦有方饑九死一生異趨同轍屹然兹宇至今髣髴日月經天光彩不滅人心未死秉彝好德嗟惟小子幸承遺則擇微觀瀾仰藉提挈倘我同壞厥兹陽厄灑炳後先奕世昭揭嗚呼在天來歆來格

寄史閣部書

三承台示不肖亦三報命中間所以借箸前籌者頗悉心腹未審得一二呈覽否但事勢日異而時不同淮安關係天下今且無言北伐但思何以奠安東南此眞智勇交捽之會也明公沈識定律爲時儘有目前佈置想有成局但恐事權不一未能肆志而愉快耳中朝既不必兢外鎭又復力爭此可憂之大而亦寓可喜之微知明公自能踰鄙意于言外也諸鎭之敢于跋扈者由督撫之無強兵督撫之無強兵者由欵制之多端而變通之無法豈明公在事而蹈常襲故哉世不多人時不可失不肖亦自負有眼淚

以識明公爲遇合之奇此時道路多梗不能一趨轅門用
布腹心惆悵之懷統恃神告臨啟依念不宣

## 虎丘公寓序

今天下所稱文物之區則首吳會哉其地既多名賢鉅公而士之有文章氣誼者亦足以奔走天下無難豈非以其爲輪蹄舟楫所環錯之地而聲聞易達亦其勢然也自吾黨二三人居其地最久所交游最習繇是江以上之士其與吾會接者猶襟袂也攀陰成市嘗在虎丘雖其精舍相望至則卜之而僦舘稅駕之費恆苦不繼于是陳子百史與予謀欲合予江以上同聲之友又嘗遊涉其地者共措金若干置一僧寮以爲公寓而閒士聽雲則欣然願贖其舊業以爲居停主費以衆舉之則易辦僧有賢者則事必

舉而宗鄉之士既有舊屋則無論身至如歸而使得以寄發而鄉筒不致沉絕則此從也蓋數便焉而亦世世以之矣凡贖屋及葺輯之費計可百五十金上下諸友幸輸數如例力厚者倍亦聽之

與許孟宏書

往歲曾從錫山寓字未知已達記室否山川遼阻每恨不能披帷投東借仁兄藏書讀之又恨不能時時追隨相與訪遺編搜舊跡以爲觀覽之助言之徒有悵悒弟乙亥秋閒居白下時與陳卧子詩有國瑋之選逡巡未就今已四年所收集頗成帙矣已選而付梓然仁兄班張之業何可不引以爲重幸以平昔所作古文詩賦傾笥相授則成就弟者多矣而仁兄亦自爲千秋百世也至望至望王與遊詩稿幸並見惠若他家詩文爲弟未知者幸不借寄示蓋見美則稱此我輩素心但傳世之文不能不珍重故以相

質耳郎君學業日進其樂可知弟所資以爲選者則德輿也德輿之在伯宗猶仁兄之有孝洞皆人倫之至樂也他容嗣布不一

重修高獲墓清風亭簿疏

郡北有故漢寓賢高敬公獲之墓光郡志詳之矣舊有祠當墓所湮廢成化正德間郡守何公覧志表其清節葺塚搆亭名清風旁創其庵令僧居之奉祀以誌不朽歲久釋其貧不能修而首議于予予曰唯賢者之德不可磨作者之意亦不可泯敢沐浴敬叙其疏端云

漢代龍興哲人鴻漸奇功可勳幽節惟師一鈞春江抗明王之夢百年遺址高先生之風功所由成南陽卒出漢不能屈嚴高兩公敬公媿子陵之高標此領留敬公之骸骨

稽之于世已數百年想見其人如一二日（遺二 刓）此處不爲容而卒塋于此見秋浦之慶喜前（遺四 諱）奉死如事生懷人以及室朱顏華屋不掛頰于懸淪風雨敝廬寔用惻于行道事緣義起物以人芳山本無奇一經至止則拳石幽花足與思于薇芾亭惟有主凡其錯畫而榱椽斷礎俱動惜于餼羊能同捐資皆緣好德用弘之一願分載之羣公壇宇維新美墻如見清風礪澆家之節義孤塚增井邑之光輝高僧理懺于旁明德照臨在上君子之德垂久而愈芳精舍之供從茲以更始恭疏短引執爻前驅

與李源常書

在城卒卒未能盡吐腹心歸來擬奉造極談兼以消夏昨小价自南來傳仲馭書先于四月從瀨江過九華共爲黄山之游今以馮留仙離任反櫬送之已從西子湖入新安同張受先俟弟于白岳之麓則弟不得不于數日內促裝矣今春曾受彼中之聘到浙安不一二月即欲訪友東淛然後入禾中借書廻掉吳門一了坊賈之債度已度秋際冬相見當在擁爐時矣弟有事種種尚辦而未猝當如之何弟雖山遊然時有使者往還幸毋吝時時賜教也

又與源常札

新作妙甚理體識法都備知得于靜修者爲多吾兄循是不已必名家矣令弟文靜秀有體骨者視往時殊淩進矣然弟欲其郎中宏則斟酌華實之間當更商之三折肱知爲良醫弟于此頗有眼在弟所見得時者何有才學不過及鋒而用之若弟輩則不得不歛氣俟時耳非所望于儁妙弟所言又非多買胭脂之謂也見時自當與語并可以意致三令弟也吳子含兄弟當爲新安創見之人此必旦夕鵲起且亦從弟處講求世道不可不與往還同札幸致之以見弟之不浮沉其意也弟近時讀史甚淺每怪李卓

吾以評水滸傳手眼評史鍾伯敬以評詩歸手眼評史俱可發一笑吾兄讀書當從此入由史及經是因流遡源若一切小說都姑置之至于詩之一道弟尤有見然弟以爲此小道雖不作可也觀楊學博一序見弟論詩之旨耳

# 道歸堂詩集序

道歸堂集者余子濟心所爲之詩也予讀余子之詩而有感焉曰天下猶有詩哉今天下無人不稱詩而予輒謂其無詩何也其所爲詩者不過皆詩人之獘所謂必至于是者而已未嘗有詩也往者嘉隆之際士大夫名詩者率尚風格于是貌詩之人滿天下近年以來矯其獘者以詩特吾性靈之寄耳自性靈之說勝而并詩之貌寖以不存然則性靈之說非乎夫性亦有所感而動焉者也懽愉者易暢愁苦者多悲涵蘊浚則無滋情之言涉歷眞而後其文質皆有所底而吾自見性靈之說爲可久不然非博學浚

思者不能知其意是故詩不必專尚風格也繇吾性靄之不敢過用者然後風格亦有所持而不墜世豈有撥喉成聲憑意掇拾而又爲不歡之笑無哀之戚以自號于世曰此吾性靄之詩哉予生平爲詩不多擬古葢懼吾本未有是而悲愉隨人反之自性實有所不受也獨讀余子詩而嘉其無一非所自有求所爲悲愉失節言則溢而事無底者余子無之然後知余子于性情之用深矣即詩亦其寄焉者故曰天下無詩而猶有詩夫微余子天下又安得有詩也

## 復程中丞書

偶承敝邑得閣下奉常之報想內之側席方殷耳從此翱翔樞輔直旦晚間事何慶幸如之但恐長江千里一旦去其所恃而驕鎮亂兵又復擾擾無虛日無論我襟帶數郡即蕪湖萬衆豈能一夕暫遠慈懷耶且賊警狎聞而節鉞忽易人心惶惑莫知死所即明公當亦有不能遽為恝置者也敝邑之適屠毒以今較昨猶為過之適聞方鎮復來而近城數十里惟有鳥獸竄耳所可自固者惟有鄉落保聚練一法懲前者賠馬之事雖鄉保皆為寒心而敝鄉又地接滋饒居非一姓儻外患不息則內亂必生即箕畢欲吟

梁袞誰其予之者如憲牌向者團練之衆非假以虛名亦誰肯實任而有從弟英[illegible]者本出儒生夙稱好義其人誠實忠厚百里歸心僕與劉伯宗淡商莫若懇求閣下俾以守備劄付使行都保之事一旦有急可以自爲捐給以資捍禦且伯宗近欲移家敝鄉僕與之有望衡對宇之樂亦有同舟共濟之心故此請本出公實亦自保其鄉落者也內舉不避僕實有之伏惟鑒允無任感企

## 與周仲馭書 崇禎十五年

實應友人湯薦玄弟子倪鴻寶先生贈詩寄其人于楊維斗坐間定交此兄文武全才也然論事而剛疑其取禍已卯在白下果以地方事與其邑侯角幾致不測時袁臨翁方以監司滋任弟作一字于張爾公爾公即致之臨老遂多方護持以有今日然臨老真天下有心人也前來此即語爾公曰湯生已陷大辟賦我問之道路委非其罪不過以意氣激昂與本邑令公相失遂陷之至此我必當救之爾公以其言語弟弟益服臨老爲大人君子向不過以弟一言而遂不忘湯生如此豈我輩爲之友者而坐視不救

恨兄翁已歸無可商量乃使珂爲之奔走閩之維斗以圖一當弟又思之薦玄性命懸于湯佐平公祖之手公祖仁人也弟曾相知而不便遽作長箋欲以其事詳之介生俾共爲一書以致之而更求兄翁多爲之地且助弟一言使介生痛哭流涕言之則薦玄不但有再生之望必可立致青雲以報湯公祖耳但慮當事以其令公新遷臺中不無顧慮肰嘗論湯生之有罪無罪不當論罪湯生者之人勢無勢也殺人媚人之事決非讀書有心肝者所爲況天地神明豈可得而欺哉朱家之救季布其言曰此不南走胡則北走越棄賢人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

墓今湯生天資忠孝决不當以此爲喻然天下多事如此人者當培植之爲世用而忍終棄哉湯生之事大約與盧次楩相類然其寃過之其獄中詩文亦過之第嘉隆之際氣誼尚有可觀王弇州李于鱗欲得一救次楩者而平湖陸五臺遂請爲濬令以今思之此三公者豈今人可及哉今人能爲此者弟即以一瓣香終身奉之矣知兄翁讀弟字至此必當奮袂而起涕下交頤也湯得罪本末自有詳之者今不具但急作一字介生又更爲畫必當之策至望至望張二翁夙知薦士弟已作書言之馮鄴老又將過雲陽兄翁亦幸言之此兩公到揚州便中一言尤得力幸留

意弟會鄰老時自力懇之也

## 與楊維斗書 崇禎十五年

弟與仁兄蓋未有濶絕如今之甚者也然有自吳來者輙詢道履知仁兄胸中無時忘弟弟亦何時不神馳左右也今且無暇作寒暄語有一急事仁兄聞之乎寶應湯薦玄向與仁兄稱為奇人奇才然弟猶記竹林寺一善相者仁兄別之相薦玄謂其先武科而後文科眉間殺氣太重當有重禍今其言驗矣薦玄負氣敢擔當今朋友中何可能得而遂以此取罪邑令中以奇禍陷之大辟嗚呼寃矣慘矣揚州之友知其寃而莫能伸其力可援者皆坐視而不發一語嗟乎天下安得有人也弟恨不能先闖闖之于袁

臨侯先生慨惜之語臨老不過從弟與張爾公一言知之也向曾護持今思援救臨老眞豪傑矣又幸冐辟疆無心一言而獄稍解辟疆之知薦玄從弟始也辟疆亦豪傑矣必爲薦玄雪其寃脫其罪使爲完人還其故物庶聖明之世無無罪殺士之事而我輩爲朋友者亦得施面目于天下然此等事豈可望諸泛嘗之友弟已作字周仲老又作字介生介生可爲地仲老可爲助仁兄與弟則視力可爲無不爲或作公揭或懇專書雖仁兄淚思熟慮求其必得而後已也此事張爾公已聞之楊機部袁臨侯曾有救援之語今又有仁兄及仲馭介生多方爲計薦玄必生矣臨

書激切憾不能盡悵欲言

湯薦玄先生于壬午浙江中文科又中武科國變後爲湖湘督撫殉難昔冐壁疆先生書先子史傳本末後載同人恤難事言先君子一生負氣節篤友誼之切湯公靖節可見先君知人之哲 孟堅註

與周介生書崇禎十五年

自下言㕍之後已再易裘葛矣有自金沙來者輒開道履知今年讀書荆溪前欲從令兄仲老處寄一械而未果然我輩千里萬里猶若同堂固不以書問之有無爲疎親耶盟兄亦同此意耶寶應湯薦玄文武才畧江北少雙己卯之役弟擬爲聯捷而未得然曾向盟兄深惜之亦慼其負氣任事不免取禍今果以得罪縣官中法危法陷以非辜通揚之士知其寃而莫能救藎以其令公文致之太深而囑托之甚重也幸湯佐平公祖心知其寃又以冒辟疆之言尤動其憐然而前令新遷臺中人情不無顧忌嗟乎殺

人媚人此何等世界而可行哉前者數年以宰輔非人峭罰刻誅遂變生海內至不可解今陽羨情理一役遂幸士騰歡論者爲太平之機已兆于此夫廟堂之上吾君吾相以平反寃獄解釋罪人爲十五年第一盛事豈一邑之中而大辟加于負俗之士況寃見于無罪之人我輩又忍心恤力不爲一言有何面目尚交天下士哉黃涪翁有言幾篇斷牘人爭惜之士落窮途入陷穽聞者不憐見者不救是賢紙上之字而仇腹中之文豈不哀哉弟每誦斯言輒爲慨歎而熟視同人唯盟兄及令兄仲老頗有同心今幸湯公祖已知薦玄之寃則薦玄生矣而獄尚未解弟欲致

一長書代白之兼諷之兼懇之而慮其未諒區區公正之
素乞盟兄務字力言之使薦主得爲完人還其故物不獨
國士之報薦主優爲之而江南北之士亦誰不誦湯公祖
之誼于不窮而弟與仁兄亦自是得施顏面于聲氣之途
矣言之無任懸切

附左僉都張二無先生與樓山公書崇禎十五年

留都二載無一善狀惟喜得翁兄暢談差慰平生耳臨岐載酒遠將坰外以茲上相期弟雖拙劣敢忘斯語抵里日在病中欲勒八行爲謝逡巡未得翁兄念我時惠教言一度捧讀輒一度欽歎當今雲雷經綸冰雪肝胆誰得似我次尾者薦士湯子十年前方弱冠即在問字之列娓娓談節義事意色甚壯聞問久稀忽在縲絏脫驂相贖與五千兵篡耽自不得得之今人翁兄一矢亾江南北大義立振當事之意不可知然君教可畏衆口難拜應有以竦其魄矣異時友朋道中可添一則佳話誰謂長干片札不勝溢

江五千勁旅乎弟羸疾日甚更苦懸癰僵臥十旬扶病一出身與世皆不可知肰生死進退之関早已自決不爲他人言不能不爲次尾言也廬州失守舊都虢虢守禦單薄弟遙念之炎天爲栗賴翁兄爲魯連想維挽有長策乎舟次淮揚因風寄候不盡願語

與錢牧齋書

天下之士舉有聰明才術者皆以足不到虞山口不稱錢先生爲恥然而眞知先生者幾人若不肖則可謂知先生者矣而又足未至虞山此亦有淺意則知不肖者又非先生誰望耶天下洶洶非有大度者不能定先生今之大度者矣肰不安東南何論天下先生不出安問東南前者肇彥再升試而輒蹶而獨以東山臥先生此有天意不肖非獨知先生又知天者故亟自浙來與瀫仲龍友兩兄淺計之兩兄亦知先生者矣所以三人之見大約相同而壽春之行一語即合此亦豈非天哉壽春方爲時嚮而又値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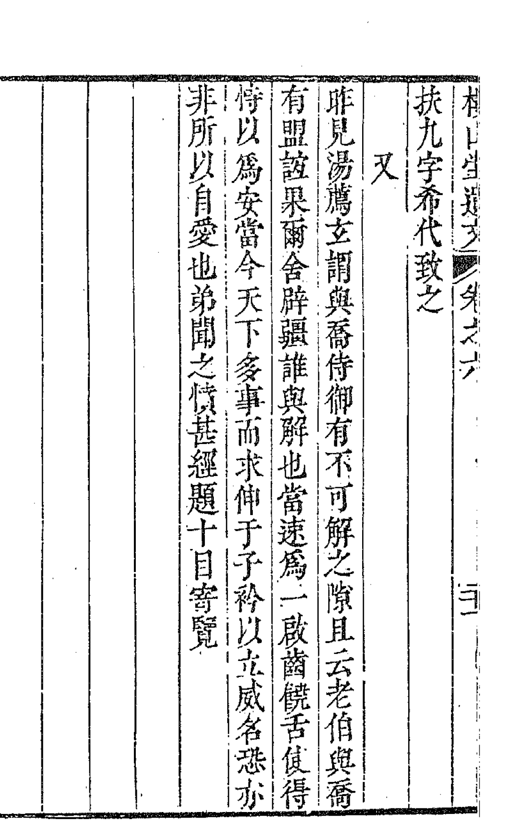
南告急之時事與顧偕所不必卜但謀事必費萬全即昨
龍友之去不肖與漁仲已籌無遺策然猶須先生自討之
知漁仲札中自能道其詳也倉卒削牘一絲未申嗣有專
遣惟先生其無譏

## 與冒辟疆三札

讀手教知仁兄愛人以德發于至誠爾止操正論而難爲人受者地若仁兄婉轉激切固使人心巖而意感矣此郎可以槩仁兄之自爲爲人也朝宗處郎如來諭詳勸之彼烈性人嘗不棄弟言也今後共往天界寺特約之

又

數日知仁兄靜氣精心不敢時溷起居行看百萬軍中耴上將首級也十六高會自當借光若尊公于旄旣發亦追赴不及不若以好音當祖道也做親家孔五兄託尊公宇下萬乞吹噓昨孔玉老書來亦囑及此惟留意姚北若吳



扶九字希代致之

又

昨見湯鷹玄謂與喬侍御有不可解之隙且云老伯與喬
有盟誼果爾合辟彊誰與解也當速爲一啟齒饒舌使得
恃以爲安當今天下多事而求伸于子衿以立威名恐亦
非所以自愛也弟聞之憤甚經題十目寄覽

樓山堂遺詩題詞

樓山先生文章在韓歐之上忠孝在文陸之間萬世景慶其人霄漢其節者原不以詩歌古文詞重也迺天下希風望塵之士國門購賞咸謂一字不可移易每以吉光片羽等之異香道書此令嗣小山所由輯其遺詩而重梓行世也先生制義千篇古文百餘卷詩歌萬有餘首灰圾烟飛多與絳雲同炬此則癸未遊西子湖頭酬唱諸作今人脫手皆舊先生歷數十載猶新性靈不同於剽擬覗崆峒皆奴僕耳況僮儓如鍾譚者乎客曰杜之秋興白之長恨歌元之連昌宮詞差足近之余以騷人擬君臣於夫婦湘妃

山鬼雖極其婉媚纏綿而實原於忠愛所謂可群可怨者是也先生至性曠觀天壤雖詼游執手感慨契濶莫不龍挐雷硠非可端倪余故即其一臠而述其大鼎如此小山具八斗才睥睨一世氣誼同王偉元行事又不異嵇延祖每見其搜裒庋閣排纘見聞甃欲化異同而歸大冶余讀其哭哭集及自序殆能并繼先生而善用之者忠臣之後必有孝子誰謂失志非遂與時委蛇者哉

石城後學王仕雲拜譔

吳樓山先生癸未遺詩序

憶辛未夏余客鳩茲會沈崑銅招同樓山先生暨徐巨源飲臨江水閣開先生脅髯抵几縱談古今慨然以天下為已任余竦立雕欄挹其英詞灝氣亹亹逼人深為心醉乙亥秋余遊留都邂逅先生于雞鳴寺前把袂向旗亭傾尊道故漏三下始別去翌日先生過余旅舍又復流連痛飲時蛾賊已破潼關躪楚豫坐嘯者茫如夢寐先生忼慨欷歔向余曰英雄稿項死風塵泣山河可奈何哉回顧蒼頭取吳子三策一卷授余蓋為江南防守計并籌畫中原策至周也計爾時朝廷下詔蒐奇才異能之士擬滅此朝食

使六臣有憂國奉公者採其閎論力薦而重任之庸詎知八門五花不足以殲彼鴟張之勢而當塗娼嫉致不得行其志以展其才畧究也天步崩摧矢以身殉之九死而不悔焉嗚呼其眞可悲也已昨癸亥春余偶適秋浦從宗子崔問齋頭晤先生令嗣子班知北走金臺爲若翁編入明史忠義傳業已得請父爲忠臣子爲孝子於今再見或可稍慰在天之靈今丙寅秋復晤子班於海陵之詠窩獲讀先生癸未遺詩覺英詞灝氣勃勃從楮上飛出坐念鳩茲座上奮髯抵几時忽忽如昨日事耳再語子班海陵非讀先生詩處當攜向廬陵文山山頭三酹椒漿畢取竹根如

意抗節而歌至痛哭失聲竹石俱碎而後已先生靈爽必莞爾而笑曰許子其知我也哉作序畢復書李方叔祭東坡文四語於後曰皇天后土鑒平生忠孝之心名山大川表宿昔英雄之氣嗚呼悲也

楚遯園老人許承欽漱雪拜草時年八十二

樓山堂遺詩小引

次尾吳先生領袖文壇宇內宗伯余幼習舉子業忘師有年猶未知先生之人也迨於今益棺論定

聖朝寬大史舘作傳表忠余猶未之知也今丙寅秋先生之長公子班過海陵余得交於同學仙裳黃子宅其貌儼如其意洎如所言皆忠孝廉節之事所交皆忠孝廉節之人余斂容正對久之敘述家世仙裳曰子班廼吳先生繼世傑出之英也因得盡閱所未閱憶嘗昔慕先生而未得見今見子班如見先生矣相與盤桓昕夕倡和詩酒因出先生癸未遺詩一卷相示余讀之不啻振衣千仞俯睨一切

向知先生之文今乃知先生之人尚不知先生之詩又如此其高淡無際度越群流也即此數首中包羅萬象該括古今本之於至誠惻怛出之以溫厚和平詩云乎哉余益知先生之人矣益知先生之心矣先生真離富貴貧賤生死外獨存天地正氣者要而論之先生固百世師豈僅秭節義文章爲一代之完人也哉仙裳曰然書以識之

海陵後學沈喬生沐手敬識

# 樓山堂癸未遺詩

貴池吳應箕著

## 贈陶考功英人

吏部南京官獨閒十日九過叩荆關念君硜滯不自得頠我蓬蒿亦觧顏眼前齟齬何忍見烽烟光復滿塵闤已知共讙據高位一時閡黙黙清班起憤時事還抱膝衙齋冷落嘗辛艱把卷狀頭看狠藉輪杯林樹瀉潺湲我欲勸君君大咲公卿只須學鈍頑不然金陵之事亦急矣誰復遥問謝公山

蕭伯闇久客南中予亦移家相近感事投贈

懷抱念隘中相逢道自同望衡交汝爾憂國感窮通驛蕩方春日遊離寄遠鴻看君猶寂寞念我亦飄蓬

失題 鄒湍字薦峰寺前小閣

閣自林稍出蒼茫雨更宜到門猶水泊極目盡烟疑客有王猷好人原鄒子吹牆東如可借或恐遂棲遲

寓淨慈寺

三次客錢塘酬荅苦未了雖爲西湖遊嘗覺俗情擾空有好南山不復窮窈窕今來淨慈巔背室崗巒遶開軒萬竹腰結閣千章杪微飛瀉黄昏寒風灑清曉愛此怠寂寥足音喜見少有客挐輕舟挈我同覽眺居山時臨流水天益

覺涉數見不能鮮此意契言表

陳臥子司李招飲南山

知君作吏本牢騷客裏相招氣轉豪秋到樓臺千樹肅杯
邨南北兩峯高湖頭暝色侵殘角天外浮雲抵淵醪細語
詩篇殊自勝猶餘清興動林皐

舟慈雨中顧子方吳子含見憶

蕭寺初來欲閉門滿湖風雨隔原村一秋作客空山靜二
子懷人古道存已恥觸蠻爭小角敢同高鳥笑卑喧紛紛
葉下僧牖積遲爾荒凉好共論

南山連朝風雨柬仁和令

西湖一曲南山寺十載三來未厭頻敢謂今君有重客却
從僧舍學閉人飛樓不解遊方倦風雨應知氣候親爲問
鳴絃何自靜城頭姑射舊嶙峋

荅子舍

丹山鳴雙鳳高聲驚里耳賞音豈徒然詎謂不再也仲也
先橫秋伯猶紛內美剛切敦歲寒達識忘通否詎意千載
來王風令草委羊質披豹文薈蔚賤芳芷西北苦干戈東
南突木紙殺氣瀰詞塲所在競彼已千來增浩嘆吾衰誠
已矣投我好詩篇覽之生嘲喜夙昔未嘗忘考祥視終履
天空意氣淚跡戚無違遁木落湖南山澹淡錢塘水

中秋子含漢集詠羽兄弟携尊雲山樓同子方時夜月飮

作客偶同秋開尊即勝遊唱酬家自足寥廓友相求明月光沉水神仙居好樓天涯歡此夕暝色坐中流

其二

爲問湖中色無如此夜奇憑高能指點極望喜參差兵火傳猶劇蕭條氣亦悲有歌不廢和相倚是鄉離

其三

淡黯今宵月寒光已薄襟他鄉誰聚首我友盡知心詩必中郎嘆才成季子林酒杯飛木末欲起夜沉陰

朱雲子望予兄弟江樓待潮不至望予作圖來贈雲子書詩其上

露下皐亭木葉紛淸秋高與西一機雲海觀豈爲臨洋嘆濤勢還從妙墨間滿目烟波閒把贈橫空鴻雁不離群千年未盡西江怒遲爾南風幾日醺

見僧無生室中列不煩佳

南山竹石能藏寺愛爾堦前石更佳自與磬鐘同作供偏宜門徑但編柴烟雲不盡來相護林壑悠然好入懷寄語無生須皆無生公臺畔已成靈

和尚港阻風時上江兵譁傳南守失機書於佛閣上

凌空佛閣俯長流側坐高危勢若浮一息波濤江萬里十年憤淚孤舟已聞涔水橫中國況說烽烟蔽上游沛爲水壞時賊破荊襄而左兵又東下我亦欲乘風直去猶然窮港狎鷺鷗

其二

莫說江南尚太平亂離今復見陪京即傳宰國登陴守難使輕舟破浪行風力但能留倦客天河何日洗騎兵椰條欲舞花初發無意侑皆聽早鶯

張九山給諫還朝過　不屈死

天寶末年胡騎恣范陽鞨鼓動天地二十四郡從風靡乃有睢陽憤氣義百戰不屈罵賊死談者至今揮涕淚給諫

豈其苗裔哉身爲羈旅時勢異此馭穖及濟臨城　忽雲屯數萬騎公爲痛哭晝揖禦守者昏然如夢醉須臾城陷公被執髮上指冠爲裂背顧謂刀鋸耳如俾妻妾曰死爾刀鋸　爲遏降至萬端浩然肯死無一覦爲臣死忠妻死節就義從容卽造次公昔直聲震天下至今遷謫論籲顇諫草已化爲碧血千載留題護綠字嗚呼海内干戈更幾年奔北屈降比肩至江漢累累皆僞官世間那識羞恥事我過泰望招公魂臨風弔古增長喟丈夫肯爲不義生㕦

嗚呼[illegible]公志

不孝男孟堅泣血編緝